

浙江文叢

俞樾全集

〔第十七冊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文叢

俞樾全集

〔第十七冊〕

春在堂詩編（下）

〔清〕俞樾著 徐元點校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春在堂詩編十二

丁巳編

丁亥元旦試筆

算從七歲到今茲，丁亥流年又遇之。天克地衝雖厄運，辛巳生，人遇丁亥歲，爲天克地衝。年豐人壽是昌期。每年元旦，司天例有人壽年豐之疏。休援午日持齋例，內子姚夫人爲余午日持齋事，見百哀篇。夫人卒，兩兒婦及次女綵裳踵行之。綵裳又卒，其長女代母持齋。却憶丁科應試時。余丙申年入學，丁酉初應鄉試，中副榜。十載光陰如許假，尚堪重賦泮宮詩。

用洗蕉老人除夕詩韵述懷 老人乃憚次山撫部之夫人

春信纔回爆竹中，又看太簇律將終。時已正月之末。廿年只卧茂陵雨，萬里誰乘宗慤風。銅柱勳名傳久遠，吳清卿中丞，以勘定中俄邊界所立銅柱揭本屬題。玉堂詞翰門精工。徐花農太史寄詩來甚多，吳、徐兩君皆余門下士。坐看諸子飛騰去，老我頽唐不諱窮。

寂寞楊雲不解嘲，一樽且復剖霜匏。浮生似磨勞仍轉，世事如棋嬾更敲。坐上衣冠從脫略，案頭筆墨總叢淆。《唐書》陸贄傳案牘叢淆。虛名浪竊真堪笑，徒使悠悠歲月拋。

青浦金友筠明經文潮，匿姓名與余書，余屬青浦校官陳子愚訪得其姓名，寄詩戲之

堪笑林陰仰雪翁，其寓名也。居然荷篠丈人風。楚狂歌鳳無名姓，早有人知是陸通。

日本陳子德以其國所出紙布見贈，爲賦紙布詩

宋時蘇易簡，曾撰文房譜。謂紙可爲衣，其法傳自古。用紙滿百幅，胡桃一兩許。乳香亦稱是，三物同一釜。熱氣炯炯然，或蒸或竟煮。煮熟乃乾之，勿使臭且腐。捲之以箭幹，用筭去其羽。居然積尺寸，初不雜絲縷。微嫌窘邊幅，不免勞綴補。頗聞黦歛間，其製乃更巨。所造紙衣段，幅長可竟戶。士人亦服之，道塗禦風雨。又或從佛戒，不衣蠶所吐。以上並蘇說，我疑或譌語。有客東海來，爲我談風土。始知紙可衣，古人不誑汝。爰寄一端來，遠自重洋賈。其色涅不緇，其質柔可茹。其長可三丈，其重不百黍。婦豎相傳觀，驚歎謂未覩。我思布一耳，品類不勝數。冬日則以棉，夏日則以苧。以草有荃葛，以毛有氍毹。郎古切。西海水有羊，南荒火有鼠。檳樹花離離，簞竹葉湑湑。蔡侯昔造紙，徵材到網罟。樹膚麻頭外，敝布本

所取。既以布爲紙，搗捶費白杵。又以紙爲布，剪裁禦寒暑。物變固無窮，良工心亦苦。稍與蘇說殊，彼不待機杼。此則有經緯，尚可見端緒。經仍以木棉，緯以紙爲主。想見工女勞，一月三十五。余幼好奇服，垂老猶童豎。亟命付裁縫，聊可詫朋侶。人笑太恠粗，我喜便輕舉。曳裾即出游，奮袂旋起舞。倘得十萬賸，直可無錦組。請移黃婆祠，來祀先生楮。

彭雪琴尚書舊蓄一鶴，近忽羽化，慰之以詩

有鶴相依數十秋，一朝化去不能留。老天亦徇蒼生意，未遂先生寥廓遊。
春風大旆又東行，鶴冢遙知早已營。寄語羽童休戀戀，過三十載再來迎。

三月三日自蘇之杭，以小輪船曳之而行

乘舟安得順風行，人事居然巧與爭。佛法金輪能運轉，仙機丹竈不分明。一繩足抵千帆力，半刻能兼竟日程。我是閒游適相肖，飛來飛去片雲輕。舟名『飛雲』，乃假之崧振青中丞者。去歲自蘇至滬，亦假此舟。

余主講訖經精舍，自戊辰至丁亥二十年矣。開課之日，招見在精舍肄業諸生，小集俞樓，侑之以詩

文字湖山兩有緣，直從中歲到華顛。回思初擁皋比日，只算重交弱冠年。濯濯柳皆成合

抱，余初至西湖，湖隄無一柳樹，今則成陰矣。呱呱孫已忝興賢。余孫陞雲，即於戊辰年生。一樽戲爲諸君設，二十生辰湯餅筵。

越中紀游

自向西陵放畫橈，輕舟容與路迢遙。不知曲折通何處，處處河流處處橋。
蕭山城外儘徘徊，水近湘湖綠似醅。沿路香風吹不斷，黃雲兩岸菜花開。
南錢清接北錢清，閒倚篷窗玩月明。卻笑蘇杭來往路，斜陽未暮不教行。
天然廣廈頗瓏玲，二十年來兩此經。一朵奇峰依舊好，舊遊人已半凋零。七星巖舊稱煙霞洞，有明胡梅林刻『天然廣廈』四大字。憶辛酉與內人攜兒女輩同游，至今二十七年矣。

當門老樹綠參天，如此家居儼若仙。攜得嬌孫隨杖履，山中一叟是同年。游七星巖，遇茅孟淵孝廉立仁，乃余孫陞雲同年也，年五十三矣。其家門戶修整，門外大樟樹，數百年物。

鑿就金身五丈修，巧將山骨細雕鏤。誰書竹垞閒言語，空惹靈山老佛愁。七星巖傍普照寺，有石佛，高五丈，不知何人所鑿，亦鉅觀也。有人隸書竹垞先生記一篇。歷考古來佛像之大者，而以金碧，皆民膏血，爲佞佛者諷。然竹垞此記，本非爲此寺而發，書此殊無謂也。

遙望柯亭頗鬱盤，中郎祠小不堪觀。只餘一席魁星閣，遠景收來十里寬。途經柯亭，遂往遊焉。實則一魁星閣耳。雖可望遠，而偏仄殊甚。下有蔡中郎祠，亦嘈雜，無足觀。

金臺歌舞暮還朝，寂寞楊雄耐客嘲。今日來看村社戲，畫船簫鼓鬧周橋。周家橋有龍船之

會，且以河臺演劇，遂往觀之。維舟臺畔，坐卧皆便，亦一樂也。余在京師不觀劇，故去歲在都下，有一不入酒座，二不登歌筵之句。兒輩舉以相質，余笑曰：在周家橋則可。

精廬小築號雲泉，內有雲根高插天。石壁微凹劣容膝，老僧於此坐三年。將至吼山，有佛舍曰雲泉庵，中有奇峰拔地而起，高可千仞，山罅有小穴，片石覆之。昔有老僧於此閉關而坐者三載。

吼山山石太離奇，石骨嶙峋水活之。柔櫓輕搖入山腹，曠如門戶奧如帷。吼山水石宕，山水絕奇，舟行可深入山中，盤旋而出。惜屋宇不精，無可久坐。

歸途更入繞門山，一樣舟行水石間。可惜世無好事者，不將水榭築迴環。繞門山與吼山風景相似，但稍淺耳。其地並無屋宇，不及吼山。

路旁突兀孝仙亭，欲覓殘碑未有銘。更有小祠祠孝女，擬從父老訪圖經。孝仙亭近繞門山，孝女祠即在山下，皆不知爲何人也。

大禹陵存禹井荒，尚留子姓奉蒸嘗。年年六月逢初六，都向陵前奠酒漿。禹陵遇姒姓者，自言大禹之裔尚有百餘家，每歲元旦及六月六日禹生日，率子孫祭奠。

荒涼禹寺少人來，扇扇窗櫺寸寸灰。爲有唐碑須一讀，雙扉苦遣道人開。禹寺正屋三間，荒涼殊甚，內有唐開成年往生碑。

巍巍南鎮會稽山，且賃籃輿一往還。遙望香鑪峰斗絕，不教兒女強躋攀。游南鎮，未登香鑪峰，因二兒婦攜兒女侍游，故未克登其巔也。

氣清天朗惠風和，此語昭明指謫苛。我向劉龔村裏泊，迅雷甚雨待如何。至劉龔村，將賃輿

游蘭亭，適遇雷雨，遂留待明日。

蘭亭未必竟如前，風景依稀尚儼然。峻嶺清流林木茂，千秋長似永和年。將至蘭亭，風景絕佳。所謂『崇山峻嶺，茂林修竹，清流激湍』，至今如故也。

金吾捨宅國初時，小小精廬處處宜。只有疑團難問佛，如何遺蹟託蓮池。小雲棲，舊名興教院，寺僧言，蓮池下院也。然此院本明金吾朱公佩南之別墅。康熙己丑，其妻張淑人捨以爲寺，其族孫題記甚明，不得云蓮池。(一)遺迹。小雲棲之名，所未詳也。

臨水登山興轉增，恩恩五日返西興。未尋大吉磨崖字，未訪冬青宋六陵。

盧舍庵記事

我聞有明萬曆中，織造太監來孫隆。自建生祠在湖上，巍然西泠橋之東。無何鼎革八昭代，遺址零落埋蒿蓬。盧公雙泉居此職，始還舊觀仍蔥蘢。大殿奉佛盧舍那，庵祠一變爲梵宮。盧舍庵名從此起，似寓舍宅由盧公。孫東瀛像亦不廢，權作佛寺伽藍供。我讀遺碑考四至，其西比鄰郭孝童。郭孝童墓今尚在，然隔以蔣公祠矣，知彼時庵址頗廣也。樹柵於水活水族，凡鱗常介靡弗充。傳聞春秋好風日，門外常駐遊人驄。庵僧賣茶頗獲利，坐上客滿皆盧仝。已而庚申遭大劫，四顧無復頽垣紅。去歲有僧曰林泉，忽來闢治地數弓。小築三椽劣容膝，但有茆桷無垣墉。今年三月初八，大風斗發聲逢逢。一吹而倒俄頃事，懷崩棟折四大空。我憫此

僧遂露處，薄有所助慚不豐。又爲徧告諸同人，翼日皆至其數同。僧大歡喜佛亦笑，大悲小閤堪成功。或言此庵本非古，椽人遺蹟何足崇。豈知神奇出臭腐，往往變化殊初終。不見裴家綠野堂，舊屬李家三伶工。裴晉公綠野堂，乃開元樂工李龜年、鶴年、彭年第宅之中堂也。見《明皇雜錄》。湖上精廬半頽圯，得此亦足停遊蹤。小詩聊復記其事，奚必碑石重磨礱。

雪琴尚書以霜字韵詩寄示，次韵酬之

出入兵間四十霜，風雲際遇慶明良。功成朝野威名在，病久江湖舊夢涼。大樹猶新人已老，梅花如舊鶴先僵。尚書所畜鶴新斃。曲園尚有百杯約，往年有此約，至今未滿其數。莫負秋宵月照梁。

傅氏婦三割股，女再割股詩

烏乎割股何事邪，一之爲甚至於三。是真忘其身所苦，而但行其心所甘。夫病三危三活之，至今鄉里爲美談。吾獨異其弟二次，夫南妻北兩異地。數千里外聞夫病，惟有寸心可自致。於此奏刀彼霍然，如響斯應吁可異。乃知割股事無他，但以至誠動天地。其事有效有无效，其誠有至有不至。稍有毫髮近名心，即屬虛夸無益事。勿信人肉治虛羸，邪說誤人陳藏器。傅氏之婦何其賢，割股救夫夫病痊。夫曰此事良可傳，婦曰吾不求名焉。德清傅懋元雲龍妻

李，三次割股救夫病，其第二次則懋元在德清葬親，李在京師，聞懋元病，禱於天，割股肉隔數千里。而割股之夕，懋元即愈，以書來告，臧獲官稱異。烏乎傅氏婦則賢，傅氏有女尤堪憐。其母以殤幼子故，卧病枕席久不痊。女時年甫十有五，見母病危涕如雨。徬徨無計起沈疴，惟有背人私割股。割股食母母有瘳，無何兄又病於喉。女曰兄死母亦死，塊肉又爲兄創副。一弱女子能辦此，固宜名氏動天子。乃女有弟年十二，亦效爲之如其姊。舊史俞樾聞而嗟，曰賢與孝萃傅氏。傅氏女，即懋元女，其母即李也。其弟曰范冕。戶科給事中，洪良品以傅女事聞，旌如律。

慈谿女子張貞竹，字碧筠，年十有二，能書盈丈大字，陳鹿笙太守屬其書『福壽龍虎』四字見贈，爲賦此詩

昔聞順德李氏兒，四歲能書盈尺字。李名世嶼，明萬曆時人。御史馬公巡廣東，抱置膝頭所親試。童子已奇女更奇，如張碧筠吁可異。大字長至一丈餘，妙齡小止十有二。括蒼太守書家雄，羊真孔草靡勿工。亦復傾倒此女子，爲之延譽諸名公。寄我雲箋大如席，一箋一字猶嫌窄。四字福壽虎與龍，紙色銀光文則赤。^(二)四字皆朱書。古來奇女盧眉娘，繡七卷經一尺方。彼以其細此以鉅，並推絕技無低昂。老夫嗜奇素有癖，對之起舞喜欲狂。取配明人大魁字，樂知堂上生奇光。余家樂知堂上，縣明人王時泰所書大『魁』字，其字刻石在山東，汪柳門學使揭以見贈。

送門下士井上陳子德歸日本

日東遙望海茫茫，送子吳門酒一觴。萬里歸人同晁監，唐王維有《送祕書晁監還日本》詩。三年吾黨得陳良。攀吟宰樹情何極，將拜其師得能局長之墓。起舞斑衣樂未央。其二親均無恙。更願異時仍過我，尊前重與話扶桑。

徐花農京寓所栽五月菊，忽成異種數朵，合而爲一折以寄贈，爲賦

一律

不惟並蒂又連心，想見天工醞釀深。習鼎^①文雙琢玉，習鼎有^②字，釋爲環字。梵書、字亂堆金。佛書伊字作^③。瓣多儼剝同功繭，枝重如棲共命禽。璧合珠聯才子筆，定教譜入墨池吟。花農與徐侍郎用儀，有《墨池唱和集》。

寄贈張朗齋中丞

昔年申息久聞名，今歲丁沽喜識荆。文法真從老泉得，君極喜蘇老泉文。神功能與大河爭。時奉命治黃河。秋風弓劍天山道，春色旌旗海岱城。偶作小詩書便面，知君結習尚書生。此詩因去年爲君書扇，率筆作此，久失其稿。今年君書來致謝，因追憶而補錄之，故有今歲丁沽之句，實去年事也。

盆蘭中有一跗而九瓣者，中有雙心連合爲一，亦異品也。折賜陞雲，

繫之以詩

一枝插向膽瓶斜，合蒂同心亦足誇。簇簇繁英舒九瓣，垂垂小朵並雙桠。蘭房駢種宜男草，藥榜聯開及第花。折付阿孫殊有意，老翁望眼十分賒。

孫婦彭氏歸甯衡陽，夢中賦詩二句送之，寤而足成一律

六年夢繞舊妝臺，歸慰慈親笑口開。不遣吾孫偕汝去，要期後歲奪元來。此二句夢中作。一雙嬌女商行止，攜其長女去，留其次女在家。七十衰翁伴往回。謂親家翁雪琴尚書。記取春風正二月，曲園遲爾共探梅。

落葉 次洗蕉老人韵

掃盡巢痕舊燕驚，滿天霜氣曉來清。平添夜月三分色，略減秋霖幾陣聲。蔭暍竟違平日志，歸根頗動暮年情。頽唐不學飛蓬樣，嬾逐長風到處行。

落木蕭蕭景最佳，今年游屐欠安排。亂山荒徑難尋路，古樹斜陽易感懷。敝帚千金聊坐擁，斷琴三尺已深埋。此生不作南柯蟻，休問榮枯到大槐。

恩恩節序九秋臨，無復花陰與柳陰。寒士衣裳未裁翦，美人詩句久銷沈。驚沙滾滾流難塞，伏莽重重跡轉深。莫向亭皋頻極目，蕭條千里總傷心。

秋風不設護花鈴，任撲雲亭又水亭。薜荔牆垣猶有賸，梧桐院落最先聽。爛紅乾翠都堪惜，轉綠回黃不暫停。我亦人間一蒲柳，敢同松柏鬥遐齡？

題故人孫蓮叔《翦燭談詩圖》，爲其孫澤臣作

昔年我作新安客，得與興公共晨夕。我因拜母屢登堂，君爲通賓常置驛。是時家世劇豪華，千戶侯封未足誇。門館客酣金谷酒，市樓女看璧人車。百萬黃金揮欲罄，凌雲意氣依然盛。酒友詩朋會似雲，燭奴燈婢圍成陣。無何大劫遭紅羊，倉卒全家竄道傍。蟻子蚍蜉誰赴救，蟲沙猿鶴竟偕亡。覆巢完卵雖餘二，集苑集枯今昔異。惟存紅葉讀書樓，君家樓名。猶賸當年題榜字。人間轉眼即雲煙，何況遙遙四十年。荒冢誰來尋宿草，暮年我亦感華顛。無端有客來吳市，太息一寒胡至此。風流非復越王孫，落魄居然康老子。篋中檢取舊時圖，請以今吾認故吾。圖中二人，一爲蓮叔，一即余也。然不可復識矣。紅燭談詩當日共，青燈讀畫此時孤。不獨形容渾異昔，即看字跡今全別。圖中有余題詩，字跡娟秀，與今絕異。老女重描舊畫眉，寒禽難學初調舌。萬事滔滔付逝波，王侯將相總銷磨。汾陽門巷疏槐冷，梓澤園林蔓草多。老夫久悟浮生寄，却爲斯圖重隕涕。眼看葛帔感窮交，手撫銅駝悲往事。和淚題詩對短檠，雍門一曲不

勝情。舊人無復何哉在，誰與殷勤唱渭城？

光緒十四年正月十二日甲子，是日逢金，又值奎宿，相傳金奎甲子爲文字之祥，祭之者吉。因命孫兒陞雲祭焉，並勗以詩

良辰吉日喜重經，同治十二年二月十五日金奎甲子，陞雲始入塾。再爲吾孫一乞靈。倉史造文先甲子，見《鶚冠子》。宸垣示象本奎星。說本《日知錄》。黃金待鑄金門榜，青鐵光鐫鐵硯銘。能慰阿翁癡願否，棗糕明歲祭中庭。

御史大夫祁子禾先生用堪字韵見贈，四叠韵報之

正擬徵詩續廣堪，彭雪翁屢勸余作詩話，未果。廣堪事，出《周書》蕭圓肅傳。詩來如共德公談。清芬竹葉杯浮百，雅韻梅花笛弄三。官貴待調先世鼎，學成更築老來庵。閒情尚憶蘇堤上，三面青山西北南。

約略杭州說尚堪，漁歌樵唱雜街談。神祠擊鼓□○半，西湖春，來進香者多鳴鉦鼓。□讀方，○讀圓，見《禮記》投壺篇。卜肆搖錢一一三。香市盛時問有賣卜者，一讀單，一讀拆，見《周易》朱子《本義》。春早探梅到林墓，秋涼載月過彭庵。令人頓觸停雲感，何日輕帆發楚南。時彭雪翁尚在衡也。

笑我衰慵百不堪，頽唐近狀與君談。貧惟杜老長鑱一，富有容齋續筆三。時又纂《茶香室三

鈔》三十卷，未刻。山爲宅幽題退谷，室因娛老署頤庵。祇應未斷閒吟興，時盼傳書雁到南。

日下賡歌豈我堪，擁鑪聊當一宵談。大千春色將過半，七十流年不欠三。白香山詩『相看七十欠三年』，乃六十七歲時作也。余今年六十八矣。公等相將趨鳳闕，老夫隨便築漁庵。滄江一卧居然穩，不作悲歌董邵南。

文昌生日歌

春王二月月三日，世傳是日文昌生。上自京師下郡邑，一例崇祀陳犧牲。老夫今朝亦蚤起，雞魚豕肉盤中盛。內外諸孫咸會集，衣冠羅拜當軒楹。或言文昌乃星象，不聞入夢符長庚。云何隨俗作生日，是以非禮誣神明。我謂文昌星有六，昭回於天同列宿。上擬三台乃其倫，《周禮》先鄭說司中三能也。司命、文昌、官星。下儕七祀則已黷。祭法七祀有司命。熊氏云，非天之司命。至於後世祀文昌，僉謂其神出於蜀。附會河圖括地象，帝以會昌神建福。梓潼灌口各爭雄，割據兩川分鼎足。又謂其神實姓張，天上張星豈同族。張仲孝友猶可言，若張惡子無乃辱。文昌化書真可焚，并謂降生入蛇腹。以此事神神弗歆，我有一言告流俗。東漢梓潼有文君，班范兩書都無聞。我讀隸釋始得之，周公禮殿記所云。當時高朕修禮殿，不欲湮沒前人勳。云自梓潼文君來，已爲茲土興斯文。文君名參益州守，實與文翁同不朽。華陽國志亦有之，其姓則然名則否。志云文齊字子奇，西漢末已登朝右。梓潼人拜益州官，王莽公孫詔不

受。有子曰：「惟守北海，一門兩世拖青綬。」又有文恭字仲寶，斯人或亦文君後。乃知文氏在梓潼，門第不與單寒同。已見傳家有簪紱，豈其廟祭無鼎鐘。始奉烝嘗惟子姓，後遂播滿川西東。檀弓物始昧所自，籍談數典忘其宗。當年私建文君祠，此時大啟文昌宮。傳訛不比石賢士，秩祀宜偕應上公。雖已文章煥奎壁，豈忘弧矢縣桑蓬。降生難考庚寅始，紀年諒不甲午終。禮殿記有云：「至于甲午，猶幸遺聞出故老，長留初度傳無窮。」神禹生日六月六，至今歌舞塗山童。老君生日九月九，至今奔走黃冠翁。固宜援引作生日，未容泯沒隨飄風。烏乎古人已死無定名，古事已往無定評。鄴都君爲陰長生，二郎神疑趙仲明。均詳見《茶香室叢鈔》。訛傳千古事所有，奇論一出人皆驚。我歌此詩爲神壽，沒而爲靈生爲英。傳說列星古有例，何妨仍唱升天行。起視奎光長萬丈，依然照我東西榮。

清明後一日，登舟如杭州，二兒婦攜孫女曾孫女從焉，許氏兩外孫女亦偕往。

秋風未到武林城，去年秋，因病未至杭州。今歲春風又此行。四代都盧皆骨肉，一年容易過清明。且圖領略沿途景，莫漫流連往日情。只恐武夷君笑我，曾孫嬌小太憨生。

嘉興三塔灣詠妙諦和尚事 事見國朝徐承烈所撰《聽雨軒贅紀》

昔在勝國時，倭患東南熾。蘇杭皆被兵，嘉禾寇亦至。禾中三塔灣，塔旁故有寺。倭掠諸婦女，纍纍此閉置。寺僧醉守者，縱使悉逃避。倭歸得其狀，大怒相詬詈。縛僧石柱間，叢鏃射之斃。積薪焚其屍，屍毀血猶膩。至今三百年，不與當時異。厥顛尚宛然，肢體亦略備。我聞宋建炎，有寇寇延平。一女爲所掠，以死完其貞。橫屍大道旁，歲久迹愈明。雨乾晴則溼，奇蹟人皆驚。此僧與此女，雖死無殊生。意氣一朝事，蹤跡千古傳。乃知不壞體，惟在片念堅。維舟三塔旁，石柱猶巋然。榜人指而告，過客歎且憐。訛傳在國初，其名無聞焉。我爲作此詩，軼事徵由拳。此僧名妙諦，事在嘉靖年。石柱猶未泐，吾詩儻可鐫。

唐棲水嬉曲

棲溪春水明如鏡，歲歲水嬉今歲盛。花果欣逢比戶豐，其民皆以花果爲業。村民早鼓先期興。先期童稚習歌謳，土穀祠邊衆聚謀。拜殺荆劉看曲本，拜、殺、荆、劉、爲元曲中四大家，見朱竹垞《靜志居詩話》。旂盔雜把製行頭。戲具，分旂、盔、雜、把四箱，見李斗《揚州畫舫錄》。畫船彩幟風前颭，兩兩相維成巨艦。百寶莊嚴貫月槎，萬花絢爛移春檻。一時簫鼓鬧如雷，齊向長橋河下來。後舞前歌花世界，東舷西舫蜃樓臺。樓臺歌舞來相續，小與酬勞殊太薄。片片蜂糖玉帶